

第十回 梅初心群英宴貴 敘舊懷雙鳳盤龍

詩曰：

幾番醉後甚無聊，不惜嘔心作解嘲。
豈是浮文同粉黛，亦為世事盡蓬蒿。
百年佳會原難得，萬載功名總易拋。
寄語乾坤同調士，莫將魔累鎖眉梢。

卻說石生不知畢守謙同梅公商議備酒。次日起來，即同李穆如、懷伊人在清涼寺中，正欲擬媒說親。外面忽傳進一帖至，稟稱兵備道梅老爺來拜。石生隨即迎出，相見禮畢。梅公送了下程，各敘衷腸。茶罷，石生送別而去。尚未回寺，又有兩個衙役走上，傳錢知府、畢通判轎已將到，來拜老爺。石生乘便迎進，相見禮畢。錢知府、畢守謙送了下程，茶罷，談了一會辭去。石生送出寺門，回內查點了下程，寫了謝帖。同李穆如、懷伊人早飯畢，見梅公衙役手執三個全帖，旁人接上，石生看罷，原來俱是請帖。帖中下一個梅深等，知是公席。衙役又稟道：「酒席設在這寺旁先春園內，少頃老爺請石老爺同李爺、懷相公過去敘話。」石生令人收了帖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多拜上你老爺，又叫他費心。」衙役應諾而去。石生同李穆如、懷伊人命湛然炙起新茶，將下程中選了幾味好果品賞鑒。茶未數巡，又有人傳說徐州知州鳳麟要見。石生請到前殿上，相會畢，茶罷，鳳公送上賀禮。石生道：「承親翁遠降，又蒙厚禮，何以克當。」鳳公道：「知州因謁上台至此。昨聞老先生駕臨淮地，薄備菲禮，聊申寸心。」石生道：

「向日學生因那誤害一事，盛蒙秦鑒，片言剖決，至今銘感。」鳳公道：「實據理而問，料老先生非小可之輩，何敢當秦鑒，過譽。」石生遂將畢守謙、鐵不鋒同謀之事，並見蘇小顯魂之事，說與鳳公。鳳公驚異道：「真吉人天相，彼輩小計，安能成害。」石生道：「聞蘇小墓果在貴署嗎？」鳳公道：「墓雖在署，卻荒涼不堪。」石生道：「若親翁回治，學生這邊差人去修理，煩代照管一二。」鳳公道：「自然領命。但知州今日事畢即回，不識貴役能同去否？」石生道：「若親翁今日行時，自然即刻差役同去。」鳳公遂別。石生送出寺門。只見一役走上，傳說府前吳相公、富相公來拜老爺。石生正欲相會，又有一役走上，傳說徐州鐵相公在外候見，有手本在此。石生見應接不暇，遂道：「一概回去，不便相見。」人役應去。石生回到後殿上見李穆如、懷伊人尚在吃茶，石生也就陪坐，吃了兩懷茶。隨叫柏兒取出伏手，封起二百兩銀子，著一家丁同鳳公往徐修理蘇小墓並土地祠，兼設祭禮。家丁領差而去。

又見那傳事的衙役走上稟道：「外面吳、富二相公已回去了。那鐵相公定要相見，說有要緊事會老爺講話。」石生想了一想，對懷伊人道：「這廝乃勢利小人，我不便會。懷兄可出去與他相會，看他有何話說。」懷伊人聞言，同衙役出去。不多時，手持一書，對石生道：「他說特從徐州而來，繳前日所寄我之書，還要會吾兄，央弟轉達。他備有禮物在外，不知有何話說。」石生道：「懷兄可曾道及我知他謀害之事嗎？」懷伊人道：「弟已道及，他只是假托畢守謙做的。」石生想了一想，卻已走出到前殿上。見鐵不鋒先呈一手本，上寫著：「門生鐵紇稟謹叩見。」後鐵不鋒即忙下膝，石生忙扯起道：「鐵兄何必如此，仍是舊交，行禮便了。」

鐵不鋒著人將禮物呈上，又作一揖道：「門生不揣愚質，願登堂請教，望乞榮納，終身頂戴。」石生故愧道：「我與兄乃貧賤之交，今日何敢當此抬舉。」鐵不鋒知石生是罪他之言，益發要拜門生。石生遂令人收了禮物，安位各坐。鐵不鋒所言皆勢利奉承的話，兼修好徐州的事。石生所言，皆大方不以小忿在意中的光景。鐵不鋒見石生度量寬宏，不相計較，茶罷即放心而別。石生亦不留，打恭回內，著人將禮物查入。對懷伊人、李穆如將鐵不鋒來拜門生修好之意，各咀嚼一遍，皆為之差恥。

大家歎息未了，見廚役整置午飯上。石生即陪眾午飯畢。

忽一衙役傳一速帖至，言梅老爺同眾位老爺，已在先春園等候。

石生同李穆如、懷伊人隨即更衣，騎了三匹大馬，不擺職事，帶了十數個家丁，出寺向先春園赴席。舉步之間，到了先春園。

三人下馬，梅公同眾迎進一廳上，相見畢，各敘套話。茶罷，即奏樂安席。石生一席，李穆如二席，懷伊人三席。石生不肯僭李穆如，李穆如不肯僭懷伊人，三人遜讓一回，梅公道：「懷兄雖是學生家西席，今日卻有半主之分。」懷伊人又對石生道：「吾兄今日之客，比尋常不同，就權僭令表兄一座，卻也不妨。」三人方坐。梅公同畢守謙在兩旁對席，錢知府在畢守謙下一席。坐罷，酒方一巡，優人叩頭。石生對梅公道：「今日可謂至親相會，令優人退去，以便敘話何如？」梅公應諾，隨叫優人退了，令蘇唱伺候。隨即蘇唱上來，唱了一套曲子。

各聽曲罷，梅公對石生道：「當日田又玄在舍冒名赴館，又薦徐州一鐵不鋒相與作詩。那鐵姓抄田又玄之胡詩，田又玄又抄老寅翁之詩，二人如此醜態，田又玄還有薦鐵姓為婿之意。

以今思之，那鐵姓定田又玄一類假冒之流，老寅兄亦知否？」

石生回道：「田又玄起初謀館時，竟不知凌春是令愛，鐵不鋒在府上作詩時，亦不知田又玄是假冒的。及後，晚生不第時，在徐州為謀害事，被鳳公拿去，田又玄時在座旁，鐵不鋒方才識出他是田又玄。」梅公道：「寅兄去歲被何人謀害？學生卻總不知，但後何以得脫？那鐵姓何以識出田又玄？請細一二。」

石生遂將畢守謙同鐵不鋒誤作假名士謀害，徐州公差口稱拿田又玄，被蘇小顯魂得脫話頭，說了一遍。

梅公聽罷道：「田又玄假冒寅兄之名，一定對人反以寅兄作田又玄了。不期人未害得，己禍先招。且寅兄冰玉之人，種種遭此小人不足，宜乎有蘇小出，以助寅兄之福星也。」錢知府在旁聞說，忙打恭道：「當日徐州之害，實與知府無乾，乃畢舍親一時之錯耳。」畢守謙聞言忙欠身道：「當日這事，實因鐵不鋒而起，亦非出自晚弟。」石生接口道：「晚生一向蒙愛，此不過旁人傳言，料畢先生定無此事。」畢守謙欠身微應。

李穆如又接口道：「就是畢親翁有此事，正是激勵舍表弟取功名之意，若非有此一變，舍表弟怎肯棄淮而進京呢。」各席皆笑。

梅公笑罷，問道：「石寅兄去歲是甚時方時進京的？」石生道：「晚生是夏末秋初，路過懷兄，著懷兄奉鑒了關書，即起早長往。」梅公道：「學生差人來淮奉訪時，寅兄可知麼？」石生道：「盛管家在淮，晚生尚留寺中。」梅公道：「

去已多時呢？」石生道：「那時晚生只道畢小姐是凌春，惟恐應命赴館，有失遙訪苦心。故反托詞姓齊，假言石池齋已進京多時，以掩人耳目。」梅公笑道：「寅兄此意，與懷兄賴《楊柳枝》詞正是一樣了。」懷伊人接口道：「那時若知凌春小姐是老先生令愛，斷無這些詭言了。正是『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』。」梅公道：「還是分中與畢小姐有緣。」眾皆稱異，飲酒。蘇唱又吹彈半晌。

石生問梅公道：「田又玄在府上，老先生曾送過多少館金與他？」梅公道：「正是，館金並未曾得，只得了些許贖見。不知後來如何向徐州的？」石生笑道：「他正為未得館金，故要往徐。」梅公因問就理。石生道：「說起可笑得緊。他曾在蘇州與一醫生姓白者，叫做白隨時，勾同謀館，議定館金三七均分。假以臨鶯畢小姐，說作凌春，愚我來淮。誰知懷伊兄去撞破了他冒名之事。既館金未得，又恐回家時，白隨時須索分銀，只得向徐州而往了。」梅公聽說笑道：「原來他有個伙騙。」畢守謙在旁忽接口向石生道：「石先生何以得知細理。」石生就將聞閭閣老強親，田又玄賣僕，自己妝鬼，退銀之事，說與畢守謙。舉席皆稱石生作事奇幻。梅公又道：「正是五梁不成，反輸一轍了。田又玄白白看養盛價一場，反惹出許多事來，自己前後作了供伏。」畢守謙接口道：「如今盛價卻在何處呢？」石生道：「就是去春曾隨我在清涼寺的那柏兒。」畢守謙道：「當日倒不曾留心。可叫來，看他人品何如？」石生遂令人役傳進柏兒。畢守謙贊道：「果然停當，品格不俗。」又欠身向梅公並石生道：「舍下有醜婢，名喚翠雲，年方十五六，配他何如？」梅公道：「這是極妙的事。」石生因叫柏兒叩頭謝過。大家皆稱諾不已。

梅公忽作想半晌，對石生道：「我想來，寅兄之事，皆舍下王文當日下請書欠些斟酌，以致田又玄假冒。若是王文見過寅兄，或取有回書，那畜生焉得假冒，以致你我兩下有相求不得之歎麼？」懷伊人隨接口道：「如今錯事種種，老先生也究不得這許多了。總之，石兄前在河南得主鎮上說得好，若非田又玄謀館一事，怎得畢小姐之約；若非鐵不鋒計之畢先生暗害一事，必然朦朧成就了畢小姐親事，如何又得梅小姐。此二言甚是達理。」畢守謙同眾皆喜諾不止。梅公舉杯又問石生道：

「昨聞畢親翁令愛言，小女古香亭詩，曾在他府上，被花婆遺落，如何又在懷兄手中？」石生道：「那詩亦非在懷兄手中，乃鐵不鋒在京付晚生的。雲說是畢先生包程儀與他，故晚生復收回來。」梅公道：「原來有這許多舛錯。」隨又對畢守謙道：「當日老親翁為何不察，就包了程儀，傳向外人處呢？」畢守謙道：「學生當日不知是令愛佳章，亦燈下誤看，以為廢紙耳。」梅公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眾人齊勸飲一回。梅公忽然而笑，眾皆翹首候言。梅公不言而復笑。李穆如、懷伊人道：「老先生何發笑不止？」梅公道：「生想起石寅兄裝乞食以訪畢小姐之事。昨日小女道及，真實高曠，可作傳奇。」石生亦笑道：「那是晚生因吳、富二兄，素未相識，不好會面。亦因徐州之事，只得權作現頭不現尾現手不現腳的光景。」梅公道：「正是，自後可曾相會鳳公嗎？」石生將早晨會鳳公，並差役修理蘇小墓土地祠事說知。梅公稱道：「這是宜當的。」石生笑道：「老先生尚不知，鐵不鋒今日特從徐州而來，假以送懷兄的原書，備些禮物，定要拜作門生。晚生反不好意思，再三推卻，只得從了他。」梅公笑道：「鐵不鋒今日拜門生何心，當日謀害何心？」石生聞言點頭而笑。畢守謙同錢知府忙接口道：「他當日實不知石先生是個真名士，方才如此。」梅公笑道：「世間當此之際，孰真孰假，但見其才則當敬之耳。難道才非出名，即謀害他不成。還是鐵姓小人勢利，卑不足道。」畢守謙同錢知府覺有愧色，假托招飲混過。見蘇唱又上來唱了一套佳曲，眾方起身翻席，各向花前散步。少頃，各依舊座，又叫戲子上來，唱了幾出雜戲，飲了一回，說了一回，石生方起身告辭。

梅公同畢守謙、錢知府，送出先春園。石生同李穆如、懷伊人復上馬稱謝而回。正是：

市兒修好全無用，君子容人久見心。

卻說石生同李穆如、懷伊人回寺，下馬隨即更衣，令人烹茶，坐談畢守謙、錢知府修好的光景。時湛然亦在座旁，相與談到夜靜方睡。

到次日，石生起來，即吩咐備三個全帖，進城謝酒。不一時，見幾個家丁，投一喜書上，叩頭道：「恭喜石老爺！」石生接書看時，乃是二小姐的年庚。畢小姐轉在第一，梅小姐卻在第二。石生看罷，隨叫封出賞封。那家丁道：「梅老爺、畢老爺，多拜上石老爺，說聽憑這邊擇日去娶，妝奩那邊俱備現成。」石生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家丁遂謝賞而去。石生見他去後，遂與李穆如、懷伊人商議，即到城內賃了一所樓房。補了普明去歲的房金。普明知石生怪他，也要修好，不敢受謝，懷伊人再三勸他收了。石生即辭普明，移居城內。擇了日期，請李穆如作畢小姐媒人，請懷伊人作梅小姐媒人，下了娶禮。

次日，金鼓旗號，不勝繁華，將二小姐娶來。梅夫人親送到石生處。各官恭賀，往來不絕。

吳皆吉、富雪煙、鐵不鋒亦來道喜。李穆如、懷伊人各備酒席送房。湛然、普明亦送賀禮來。石生叫衙役吩咐留了城門，眾人放心在內。但見：

幽蘭馥馥，和煙靄靄。數不盡妝奩玩物；看不遍器皿金銀。

多少丫環，不是旁觀之輩；無窮人役，盡是陪嫁之奴。堂比奏黃鍾，喜嘉賓而並四難；房中擊編磬，慶良緣以具二美。奇乎！

廣寒宮一少年；美哉！小科場雙得第。

眾人見此繁華，又喜到處燈火輝煌，如白晝一般。先是李穆如、懷伊人同石生宴過賓，將湛然、普明待過素茶、素饌，各辭出城。後李穆如、懷伊人，在內宅擺上酒肴，復奏樂痛飲。

李穆如醉後，對石生道：「記得當時先姑丈在日，說生表弟時，曾夢一神人賜古墨一圓，雕畫金龍，外包著錦繡雙鳳綉兒。那神人指墨道：『此是延石液所成。』今日果應其言了。」石生亦回想，驚道：「正是，記得當日，先君亦曾說過，說我取名有因。真個萬事皆夢境。」懷伊人道：「小弟雖與兄至交，尚然不知有此先兆。今日果石兄成龍，又有雙鳳佐侍，該賀一杯。」石生又復謝一杯。三人飲至更闌，方辭出城，回清涼寺去。

石生此時，已將半酣。吩咐眾人役各賞了酒饌。進房見花婆走上道喜，石生隨吩咐擺酒，同梅夫人與二小姐坐了。花婆同眾丫環在外飲酒。二小姐不甚肯飲，梅夫人飲了數杯，菜上畢，即要辭回。石生留梅夫人帶領丫環，在前樓住歇。吩咐各役家丁，封鎖宅門。

石生留下兩個丫環在房伏侍，與二小姐復洗盞談心。石生道：「蒙畢小姐錯愛，為學生費了許多苦心，今日當敬一巨觴。」叫丫環斟一滿杯送去。又道：「難得梅小姐同心合意，也敬一巨觴。」石生自己又陪一杯，對畢小姐舉杯道：「當日小姐男裝時，彼時學生驚異，以為世間所少。想小姐胸襟磊落，真男子莫及。」畢小姐含笑。石生又對梅小姐道：「學生風塵勞頓，年來枕席不暇。棄蘇州之名而托跡江湖，舍府上之利而錯訪淮陰，皆為著小姐之才，小姐之貌。當日羈旅淹蹇，識面無緣，以為求一小姐而不可得，即得一小姐足矣，豈天地造化之數，且以畢小姐得而兼之。今日之會，如夢如幻。正是，前此之悲離，今此之會合，一非尋常也。」梅小

姐道：「家君久慕大才，怪王文下書不曾會面，以致菲人抵冒。在京時奉訪不值，如白水復腸，不知足下又兩相錯過，致令家君抱恨經年。」石生道：

「田又玄謀館之事，我今轉不怪他，乃該我分中有畢小姐，故天使之也，非他可為。我獨怪畢小姐，向日在淮，知令尊翁與鐵不鋒謀害，何不偷傳一信致我？」畢小姐接口道：我實不知。

自後來杭州到錢衙，方稍曉得此信，卻也不知是家君之為。」

梅小姐遂問石生道：「家君說足下去秋裝乞之後，又被鳳公所拿，有之麼？」石生將鐵不鋒識破田又玄，蘇小代鳳公審理之事說知。二小姐各皆稱奇。梅小姐又問其對。石生道：「那日鳳公正接令尊翁晚回，出的是，」日暮人歸，鳥落一村遮古木。」學生就將夢中蘇小所授之語對道，」月明星上，雲開萬里見青天。」二小姐各贊第二句合當日鳳公之意。梅小姐又道：「我想那田又玄，既被舍下識破他假名之事，就當改過回家，為何復往徐州假名，他也忒煞膽大了些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姐尚有不知，學生當時錯聞畢小姐之信，乃蘇州一醫生所傳。誰知那醫生叫做白隨時，是田又玄同謀的人。彼時請他看病，假以來淮訪舍表妹，探其消息。那醫生就把畢小姐臨鶯之名，以作凌春，還詭起一數，數中道，」得意相逢貴，前程去有緣，利名皆可望，三五月團圓。」令我來淮。我那時也不知他受田又玄之囑，故來愚我，亦不知他二人議定冒名赴館，館金與白隨時三七均分。後田又玄見事發，未得館金，恐回家難以相會，只得往徐而去。」梅小姐聽罷，笑道：「這等說起，足下假以訪表妹，打點愚他，不期反被他愚。」石生笑道：「不消說起，皆是畢小姐誤事。」畢小姐道：「足下被他人所愚，如何倒來怪我！」石生道：「小姐若不曾游玄墓，他難道也來愚我。只因小姐游了玄墓，又有『春』、『鶯』不甚爭差，致有此事。」畢小姐故挑道：「足下還讀書明理，這樣些事，就看不透。我與梅小姐游玄墓有前後之分，梅小姐正月初五，足下是正月十七，我是正月二十日，為何把初五日的事，認作二十日事呢。」石生道：

「我那時訪梅小姐之心，如饑如渴，一聞凌春小姐在淮之信，即以為真。又在先春園中，聽小姐琴中之調，有兩相訪問之意。

彼時心下雖喜，也有些疑惑小姐游梅在後不是凌春，故將原詩呈上請教。不意被花婆遺落，還是該有此緣。」畢小姐道：「雖詩遺落，不足為憑，我琴中彈出足下之詩，足下難道尚不知我游梅在後嗎？」石生道：「我以為小姐千里之路，至玄墓游梅，斷無一見即返之理。必然那邊有一停車之所，每日領略佳勝，或後又見我之詩句也。」梅小姐聽罷，接口道：「既然你自作主，不消說了。」石生大笑，勸飲半晌。又對丫環道：「可將我書箱開了，查出詩稿，以作下酒之具。」丫環應諾，開了書箱。石生親自取出各詩，放在案頭。手拿著一本對梅小姐道：「這是學生之拙稿，當日田又玄在府救命之物。」梅小姐取過，訝道：「既田又玄騙去，如何又復落足下之手。」石生遂將得主鎮上討妾，在慈渡庵中裝鬼嚇田又玄之事，一一描寫與二小姐聽。二小姐各皆忍笑不止。石生說罷，又取出一詩箋對畢小姐道：「這就花婆遺落之詩。」畢小姐取過看時，款落『凌春女子題』五字。遂問道：「這梅小姐詩，原遺落家君手，為何復在足下箱內？」石生笑道：「是敝門生還我的。」畢小姐道：「但不知貴門生是何人？」石生笑道：「即害我之鐵不鋒也。」畢小姐亦笑道：「他如何就拜起門生來？」石生將他備禮，強勉下膝之事說知。二小姐皆笑他是勢利小人。畢小姐又道：「鐵姓卻從何處得去此詩，足下可知麼？」石生笑謔道：「令尊翁大才，不屑於看這樣不通詩句，就將它包了知程，傳到鐵不鋒處。鐵不鋒在京遇我，偶然拿出，我便取來。」畢小姐歎道：

「真是物各有主。」三人齊看了一回詩，飲了一回酒。梅小姐又將田又玄胡詩，鐵不鋒抄寫的詩句取出，畢小姐也將石生親筆《楊柳枝》詞並《觀菊詩》取出，追玩一回。石生又將白玉簫取出並各詩句，總付二小姐收留。又命丫環環奉二小姐數杯，方才令丫環出去，就寢。臨寢時，問畢小姐道：「聞得小姐有一盛婢，名喚翠雲，今日可曾來嗎？」畢小姐道：「適才斟酒伏侍，那一個高些的就是。問她怎的？」石生道：「明日叫她配了我書童柏兒。」說罷遂寢。正是：

千里姻緣爭一線，百年思愛不由人。

卻說石生成就這兩頭美親之後，謝親謝媒，整整忙了一月。

又將翠雲配了柏兒。一日在家，見前差去徐州修理蘇小墓土地祠的家丁到了，回復了話。石生即吩咐河下備座船伺候，上蘇州與父母扶柩回籍。當日暫別親友，同二位小姐並李穆如、懷伊人，竟往蘇州扶柩。又向城中大寺內齋醮。見田又玄、白隨時亦在寺內追薦石生，聞知齊老爺至，急忙各散。石生同李穆如、懷伊人心下暗笑。齋醮畢，就將離城三十里那有池亭的舊宅贈與懷伊人，令懷伊人住了家眷。又同李穆如、懷伊人至玄墓古香亭上，追尋舊況。見石生詩並田又玄胡詩高貼在上，雖被風雨零落，尚未損字，不勝有感，遂宿了一歇。

次日，將看舊宅的老管家，一同扶柩，帶往來淮。將淮安宅子退還原主，帶了二小姐並花婆、梅夫人、梅待臘、畢守謙同李穆如並男女人役，備了七、八隻座船回河南。又送了湛然和尚五百兩緣簿，令他回京修寺。畢守謙將先春園送了錢知府。

臨離淮時，清涼寺普明並湛然，與府學生員吳皆吉、富雪煙，徐州鐵不鋒、懷伊人、錢知府、梅道尊，各遮道相送。也有酒饌的，也有淚別的，紛紛不一。石生總敘了別離，各贈遺物金銀，亦掩淚開船而去。

後來，梅道尊復奉詔入翰林院，梅道尊即告病歸河南，與石生同居去了。懷伊人服滿，後中兩榜，謀選了開封府理刑，與石生朝夕盤桓。梅待臘亦中鄉。錢知府後官壞回籍，與石生、畢守謙尚通書信。後白隨時聞得齊也水即石生，逃向遠方行道。

田又玄找尋至河南請罪。石生不究前非，放入門不掌管田務。

後石生進京，官未數年，亦托病歸家，同岳翁梅公暨李穆如、懷伊人各攜妻子，遁跡山林，著書去了。正是：

漫道違流俗，才人性本高。

山中稱宰相，不拜赭黃袍。

後人有詩道石池齋云：

年少偏宜骨格清，才多沉復倍傷情。

不辭風雨尋佳偶，仗義從來有石生。

後人有詩道畢臨鶯云：

嬌娃何事太情稠，慧眼憐才有智謀。

假婿更全千古意，風流不效父犁牛。

後人有詩道梅凌春云：

二八芳年笄未簪，梅詩一首動江南。

[返回 >>](#) [春柳鶯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